

別岸的風，寄來同志的批信

「愛·愛爾蘭——島至島的文學之愛」展覽回顧

撰文 | 江島崙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先請您閉上眼睛想一下：您對愛爾蘭的第一印象是什麼？

是啤酒、是四葉幸運草、是威士忌、還是一望無際的草原？

臺文館「愛·愛爾蘭——島至島的文學之愛」策辦人員臺文館展示組研究助理王嘉玲說，那是個天氣多變的島國，綿羊比人還多。她當時到愛爾蘭考察的第一印象，就是一天內經歷了四個季節。二月早晨，只有五度，些微飄著雨。她穿上大衣出門，結果到了中午，大太陽，二十幾度，又逼得人要脫掉大衣，可是下午又颳起刺骨大風，實在不知道怎麼穿衣服才好。

這是一個寒冷、多雨、大風的島國。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，愛爾蘭人種下了馬鈴薯、釀出了啤酒、也寫下了無數感動人心的文學作品。

浪漫中的苦難

展覽入口，有著一張偌大的濱海風景照，那是愛爾蘭的知名地標莫赫懸崖，仿若可以感覺到凜冽的冷風從海上吹來，歡迎觀眾走入愛爾蘭的心靈世界。

愛爾蘭的國土面積約為臺灣的兩倍大，作物生長不易，主要的農作物是馬鈴薯及大麥。而島上的原住民大多是凱爾特人的後裔，很久以前通行的是「蓋爾語」，但在十七世紀後，英格蘭人全面支配了愛爾蘭，繼而在十九世紀初被迫合併成為「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」，愛爾蘭成為了歐洲唯一被殖民過的國家。



「愛·愛爾蘭——島至島的文學之愛」展覽主視覺是愛爾蘭的知名地標莫赫懸崖。



既是都柏林貝克橋模型，也是具有豎琴意象的入口裝置。

進到展區，可以看見一座斜張橋。這其實是都柏林貝克橋的模型，也是愛爾蘭的豎琴國徽意象，源自蓋爾文化中，吟遊詩人以豎琴奏樂、吟詠詩歌的象徵。從國徽就可以看出這座島嶼的浪漫基因。

但愛爾蘭的浪漫，卻是苦難匯聚而成的。王嘉玲強調，愛爾蘭是一個小小無山、命運多舛的島國，顛沛的歷史，竟與隔著一萬公里的臺灣無比相似。在十九世紀，愛爾蘭曾因為馬鈴薯染病、加上英格蘭政府諸多政策的關係，爆發了史無前例的大飢荒，高達百萬人喪生，成為愛爾蘭史冊上最慘痛的一頁。此後，愛爾蘭人立誓獨立，進行長達百餘年的反抗與鬥爭之後，終於在1937年修改憲法，選出了愛爾蘭第一任總統，同時也是推動蓋爾語復振運動的道格拉斯·海德（Douglas Hyde）。

政治及語言文化密不可分，正是這次愛爾蘭文學展的核心精神。

島國對讀

稍早一點的1911年，臺灣與世界交會的時刻，愛爾蘭人正在體制內與英國議會對抗，而梁啟超抵達臺灣，訪問到林獻堂，兩人因



介紹愛爾蘭劇作家的展區。

語言不通，於是用筆墨交談。梁啟超告訴林獻堂，臺灣不如仿效愛爾蘭，透過英國議會推動「自治」運動。這段對話啟發了林獻堂和無數臺灣仕紳與知識分子，於是十年後，臺灣人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、推動了臺灣議會自治請願運動。可惜時間並沒有站在臺灣人這邊，一連串民主運動因為大東亞戰爭、加上二戰後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，臺灣自治之夢暫時破碎。

兩國的相似之處還不只如此。

展覽中提到，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葉慈（W. B. Yeats），在格雷戈里夫（Lady Gregory）等人支持下，於1904年共同創立了艾比劇院（Abbey Theatre），這是屬於愛爾蘭的民族劇場，可以上演家鄉的故事、述說自己的神話，甚至為往後的革命，種下了文化的種子。

而關於民族劇場，臺灣文學也曾抵達過那想像的彼端，1943年，張文環的作品〈閩雞〉曾於臺北永樂座公演，由林搏秋導演、呂泉生配樂。演員說的雖然是日語，但還是將臺灣民謠〈六月田水〉、〈丟丟銅仔〉搬上舞臺，嘗試在殖民地、戰爭時期，保留臺灣的風土文化。可惜的是，首次公演立即被



展區中介紹愛爾蘭語的消亡與復興，還可以聽到蓋爾語詩歌。



「文學與北愛和解之路」展區。

當局糾正，第二場次之後，只能用日語歌謠演出。

兩座相隔大洋的島嶼命運如此相似，愛爾蘭人亟欲復興古老的「蓋爾語」，同時也「以子之矛」，透過英語的國際影響力來傳播愛爾蘭的歷史文化。原先瀕臨失傳，即將被強勢的英語所淹沒、被歧視為貧窮落後象徵的蓋爾語，在百年來愛爾蘭人努力保存復興下，逐漸成為了具民族象徵性的語言；而對照遠洋之外的臺灣，無論是台語、客語、原住民族語，過去都沒有得到官方的肯認，一直到近年來，國家才修法改革，讓所有傳統母語都成為「國家語言」，開始大力保存、推動。

同時，展覽內容也沒有迴避愛爾蘭跟北愛爾蘭之間百年來的複雜情感。如同臺灣與東亞其他國家的愛恨糾葛，臺、愛兩個島國的歷史進程雖然差了半個世紀，卻如同鏡面一樣反射類似的衝突矛盾——北愛爾蘭因為信仰新教的緣故，與天主教為主的愛爾蘭在認同上有了矛盾，產生了與英國的「統獨」爭議，百年來也因此發生諸多流血對抗，包括數次殘酷的恐怖攻擊，留下難解的族群創傷。不過幸好，今日各方都願意對話，往和

平路上攜手大步前進。而且英國脫歐之後，北愛爾蘭因為邊境跟愛爾蘭沒有設關防，也意外成為了另類的經濟共同體，未來或許可以看到雙方有更緊密的交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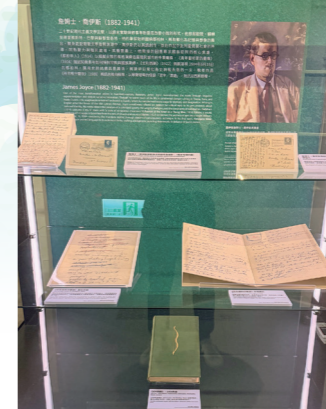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的力量

展覽中展示了豐富的作品文本和作家介紹，許多臺灣人耳熟能詳的英國作家，其實都是愛爾蘭人。王爾德（Oscar Wilde）的作品唯美中帶著譏諷、蕭伯納（George Bernard Shaw）以幽默看透人性、葉慈多情卻冷峻（如故鄉天氣）、喬伊斯（James Joyce）的意識流細膩靈光、貝克特（Samuel Beckett）的虛無荒謬……他們都引領了西方文學思潮，拓寬了文學想像之路。而這些作家面對愛爾蘭人的跨海離散，或者用文字拼寫對於故土的眷戀，或者用譏諷方式表達「恨鐵不成鋼」的愛意，但都是力透紙背的柔情。身在帝國邊陲之地，愛爾蘭人用文學感動了全世界，也讓世界看見這個多風、陰雨而充滿綿羊的堅韌島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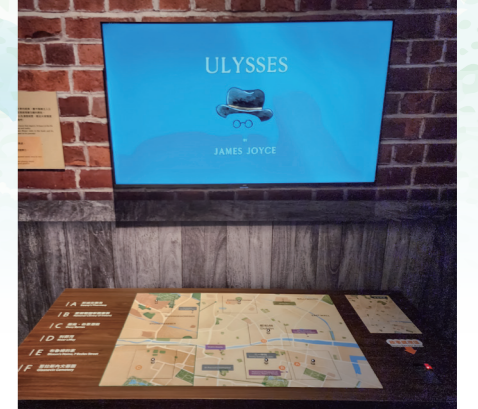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展場內四處可見威士忌與啤酒的酒瓶，抬頭還可以看見啤酒廠的旗幟。王嘉玲解釋，愛爾蘭人的休閒娛樂大概就是兩種：



喬伊斯使用的手杖與隨身行李箱。



喬伊斯書信和第一次在臺灣展出的《芬尼根的守靈夜》真跡手稿筆記。



跟隨喬伊斯的經典作品《尤利希斯》一起漫步都柏林的互動裝置。



展區中設置了一區「可聽故事的酒吧」，可透過酒杯互動裝置來聽文學家的故事。



展場中的啤酒廠旗幟設計。

去酒吧喝酒，聊天南地北的故事；要不然就是到劇場看戲，看天南地北的故事——而這兩種場域，都是培植文學與藝術最好的土壤。

最後，展場中特別介紹楊牧的詩歌〈航向愛爾蘭〉，呼應整個展覽的核心精神。楊牧的詩，雖然是在吟詠愛爾蘭的傷悲，卻也獻給了臺灣，同樣是座島國、同樣曾為殖民地，有烈士的悲願，也有對故土的無限愛戀——

聖·巴特克里節那一天
我在你門上插一枝酢漿草
然而處決的排槍聲

終也還要回來。回來了
當初晴的微風
飄搖過也蘋果樹等待的
枯萎——鄉愁一如愛爾蘭

閱讀他者，終究也是在詮釋自我。我們在文學的世界裡，找到了主體、找到了獨立精神，更尋獲通往共生共榮的契機。

江昺崙

薑餅人，現居臺南。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，曾參與臺文館展覽文案工作，如「逆旅·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特展」、「可讀·性—臺灣性別文學變裝特展」等展覽。